



文学新观察

海外华文文学 成为中国文学新力量

刘 静



严歌苓

“乡愁”主题的弱化

提到海外华文文学，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词就是“乡愁”。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加州天使岛木壁上的华语诗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20世纪初，林语堂、郁达夫等大师都曾以东西创作技法的集合来展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大批青年去美国留学，独处异乡的孤独与文化风习的冲突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写就了许多被称为“留学生文艺”的作品。这一时期，旅美作家白先勇创作丰盛，诗人余光中撰写了许多名篇。一般认为，“留学生文艺”是海外华文文学自觉创作的开端。七八十年代开始，海外华人文学拓展了创作题材和内容。可以说，文学是离乡华人表达内心挣扎与愁绪的最好方式之一，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曹桂林所著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和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些作品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华人在异国生活、奋斗的现实图景。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乡愁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基本主题，这是因为，中国的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故土情结，它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会自觉不自觉地在中国人的文化表述中透露出来。如今，全球化背景下交通与信息技术日益发达，乡愁这一情感已经被渐渐弱化。他指出，描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征，使用“流放”、“离散”等词汇可能要比“乡愁”更准确，因为海外华人的离乡不是一般的离乡，他们是离开了族群，到了另一个族群中，像“散播的种子”。

“故土和童年是不需要认真去记忆的，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于你的血液里，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作家张翎在谈到“乡愁”对其创作的影响时这样说，“我已经离开中国多年，无论一年里回国多少次，我已经失去了在这片土地上的鲜活的根。我的根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但是我已

我们都有自己身世的出生地，作家更有自己文字的出生地，在这出生地如何经营、经营什么，是大有区别的。去年底，一向在福建文学圈里为人谦和、低头做事的吕纯晖先后出了两本不厚的书——散文集《出生地》和小说集《听来的故事》。读过之后，我的感慨很多。在各种各样的写作者中，有这样的人，他们怀着对世界的热爱，对善意的珍惜，听从心灵的指引，随意率性地记下自己对爱的认识、录下自己对美的领悟，让文字从自己的笔下随性冲淡、自然而然地出生。纯晖就是这样经营自己的文字的。

纯晖说写作是在善待自己，我认为她更多的时候是在善待他人。一如在生活中纯晖善待自己遇到的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她善待读者、善待所使用的文体、善待每个词句。具体地说，她不肯苟且属水、敷衍成文，她慎用形容词、副词，而动词、名词在她手里生龙活虎、画龙点睛，不让读者乏味与紧张。她说：“散文是千年以来我们语言的稻米。一代一代的耕者，以心灵之水，以



梦幻海滩

苗青摄

近年来，旅居或移民海外的华人作家在国内文坛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陈谦、王瑞芸、袁劲梅、张惠雯、苏河、邵丹、于晓丹等。以这些作家为代表的“新移民文学”源自上世纪80年代新一轮华人出国热潮，这一股写作力量在文化素养、生存状态等诸多方面与早期海外华人有所差异，携带着母体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异域体验的激荡与碰撞，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维度。

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回国传播并受到读者高度好评是近年引人瞩目的现象，严歌苓、张翎和虹影被称为海外华文文学“三驾马车”，严歌苓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在《扶桑》、《天浴》等作品中表现出了富有哲思的批判意识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深刻理解。严歌苓和张翎的小说改编为电影《金陵十三钗》和《唐山大地震》后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虹影的代表作《饥饿的女儿》以30多种语言出版，并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

经历了空间转换与文化冲突的海外华人作家通常在创作中表现出边缘感与离散感，因距离而建构出对文化重新审视的视角，从而为华语文学的创作带来新的叙述方式与思想元素。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既有华人移民进程的独时代印记，也因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而被赋予更多元与丰富的活力。



陈河

经不知不觉中在‘这里’和‘那里’之间那片狭窄之地长出了新的根。这个根很虚浮、不稳固，经不起风吹雨打，有些战战兢兢，岌岌可危，但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给了我一种不同于先前的感受。在那个新根生出的地方，视线依旧是朝着故土故国的，但是视点有了改变。”

作家陈谦认为对一个决定离家去看世界的人而言，“乡愁”的淡化应该是积极的事情，它说明人们开始融入新环境，有了更多的心灵空间去发现新的美。目前活跃的新移民作家，应该已经超越了“乡愁”的阶段。

跨文化展现人类共性

在贺绍俊看来，海外华文文学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作家在海外不一样的生活经历，而在于他们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一次次文化震荡和文化碰撞。在文化震荡中他们显然会有意或无意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也会对存放在记忆之中的以往的经验重新加以体认。比如严歌苓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接受到了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她以这种思维模式去处理中国经验时，就是一种全新的叙述。她近些年的小说几乎都与中国的红色历史有关，但即使写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反右斗争，她都会从一种新的视角切入到历史，看到历史的另一方面。

跨文化体验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所

带来的并不是单纯空间转换与价值观差异，而是由现实距离所带来的对母体文化重新审视的目光，正是描绘中国题材、中国语境让华人作家充分展现自身的思考。陈谦创作《望断南飞燕》以细腻的描写呈现女性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和洒脱态度，流露出女性意识的觉醒。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以两位主人公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来表现文化之间的既定差异，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真实写照。陈河以《致命的远方》、《沙捞越战事》等作品展现了对战争与历史宏大架构下人类命运的描摹。



张翎

然而，要深度展现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文学的主体是“人”，作者必须要亲历这一跨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过程，方能自觉地思考并书写内心。在张翎创作的长篇小说《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中，这种力图超越文化冲突、寻找思想共性的文学意蕴表现得尤为突出，莫言评论说她“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天衣无缝地辘辘连在一起”。张翎认为这种尝试源于近十年海外生活的积淀与思考，她说，“新移民对环境突变而产生的激越控诉情绪和一种较为肤浅的观察和反映，都已经在10年的沉淀中变成了理性的、心平气和的叙述。所谓的文化碰撞文化冲突的话题，在这时已经成为相对过去时”。那么，对新移民作家而言，“现在时”则意味着“忽略物质生活层面的差异，感受精神上的和谐飞翔，关注超越种族文化肤色

境让华人作家充分展现自身的思考。陈谦创作《望断南飞燕》以细腻的描写呈现女性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和洒脱态度，流露出女性意识的觉醒。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以两位主人公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来表现文化之间的既定差异，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真实写照。陈河以《致命的远方》、《沙捞越战事》等作品展现了对战争与历史宏大架构下人类命运的描摹。

然而，要深度展现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文学的主体是“人”，作者必须要亲历这一跨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过程，方能自觉地思考并书写内心。在张翎创作的长篇小说《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中，这种力图超越文化冲突、寻找思想共性的文学意蕴表现得尤为突出，莫言评论说她“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天衣无缝地辘辘连在一起”。张翎认为这种尝试源于近十年海外生活的积淀与思考，她说，“新移民对环境突变而产生的激越控诉情绪和一种较为肤浅的观察和反映，都已经在10年的沉淀中变成了理性的、心平气和的叙述。所谓的文化碰撞文化冲突的话题，在这时已经成为相对过去时”。那么，对新移民作家而言，“现在时”则意味着“忽略物质生活层面的差异，感受精神上的和谐飞翔，关注超越种族文化肤色

吕纯晖：在爱与美的出生地

梁鸿鹰

激情之柴，以生活或生命状态之米，炊雪白雪白的饭给我们餐。常有感于饭与饭竟如此不同，有的是新谷，有的却是陈粮。”她断断不愿意把老套的“陈粮”端给大家，她讲，“我不敢说我就是好米，可我知道哪里有好米——它们甚至是野生的、杂交的，不用经与典的‘农药’，不用诗或词的‘化肥’，自然而然地拔节抽穗扬花结粒饱满。”我想，这样的写作哲学很值得推崇。

纯晖是经过了不少风雨与磨难的，下乡、进工厂、与父母家人长时间的分离等等，但在她的文字里，没有牢骚、抱怨与怒气。她多采摘寻常生活中之温暖点滴，每日所见之鳞光片羽。不管分量多轻，多么微不足道，她总能赋之以意义和趣味。正如她的女儿欧逸舟在为《出生地》所作序中所说：“无论是小店面，还是大红

袍，她总能挖掘它们与这个世界最真切的关联，那便是一个‘情’字。她的心中有情，眼中有情，所以笔下有情。”也许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最能看到一个人的品格、境界。纯晖对人不设防、不猜忌，她关心三轮车夫小林的命运，无条件地接纳这个靠拉车挑起全家重担的汉子的倾诉，真心同情这个小人物的悲欢跌宕的命运；她对求助的农妇施以援手；她关注小店面里四川小伙计的生存冷暖；她让曾经被砍得人形不整的出租车司机敞开心扉，她认为，“即使到了天寒地冻的人类冬天里，最好的办法还是保持心灵的纯洁性，因为纯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另一样取暖的工具是幽默。只可惜幽默远在物价整体上涨之前就贵得不得了，并非人人能够付出这笔高消费。”她总是在自己的文字里，



虹影

地域等概念的人类共性”。

海外华人文学队伍越来越大

陈谦认为，海外作家各自的成长背景、生活经历很不一样，这使得他们写作的关注点各异。如何超越个人生活的局限，这是每一个作家都要面对的挑战。她说“好的小说要关注人类生存困境，它虽无法提供所有答案，但能提出问题，让人通过了解故事是怎么发生的，能够更好地理解生活和他人。从这一点上讲，海内外作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勤于学习和思考，从而对繁复的生活现实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表达”。具体对海外华人作家而言，“因为远离中文核心语境，语言显得不够鲜活，导致作品语言看上去缺乏当下生活的现场感，这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也会迫使海外作家们更好地回归传统，从沉淀过的经典作品里吸取营养，使作品呈现出沉静而雅致的风格”。

张翎认为，虽然目前海外华文文学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但仍然有一大批作家连基本的出版市场都不能保证。群体写作欲望的强盛和整体发表渠道的萎缩，将会是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一大挑战。

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跟创作主体的生活境遇和全球化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历经嬗变；随着第三代、第四代移民作家融入居住国文化，非母语写作者数量增加，海外华文文学又将呈现怎样的面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总体而言，贺绍俊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非常乐观，“因为文学的突破和创新往往与新的文化因素的加入有关，或者说不同文化的碰撞甚至冲突是激发创新的重要力量，海外华文文学充分体现了不同文化碰撞的特点，因而它具有创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留学大门越来越敞开，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外，可以断定，海外华人文学的队伍也会不断有新人加入，队伍将越来越壮大，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海外华人文学充满期待。”

实践着自己的善意，延展自己对他人的祝福，相反，她拒绝咀嚼自己的善意以为炫耀。

但最浓的情义、最真的记忆往往属于流逝的岁月与失落的过往，散文《出生地》打捞的是个人内心的记忆——一段炮击金门时代的往事，3位年轻而没有留下姓名的好战士，一户家中中落的清苦人家的相濡以沫，大时代、日常生活、不起眼的小事小情，作家把个中的曲折委婉，写得有情有义、温而不腻，在纸上建起了一座情义之碑。与父母的挚爱情愫是纯晖文字的另外一个方面，为白如“水菱”的老年母亲洗脚，调侃她的耳背与打岔，细叙她的唠叨与精明，同样感人至深。再如，写诗人舒婷，说她“她领着一大群香水玫瑰、九重葛和太阳花，住在鼓浪屿中华路一座老式别墅里”。“她放下诗歌的十字架，挽起散文的菜篮子。”显出她观察、认识和描写人的功夫十分了得。

“爱”与“美”，是吕纯晖文字中不变和四处流淌的旋律，她的文字更多的是对美的颂扬，对爱的激赏，品质至纯至醇。

诗二首

高 昌

鹧鸪天 癸巳即兴

冉冉卿云出海东，悠悠好梦暖怀中。闲儿放炮催春讯，展卷先描杨柳风。

芽添绿，蕾涂红，乡情袅袅绕时钟。开门一笑蛇年了，马跃明朝待庆功。

鹧鸪天 那枝莲

瓣瓣心香聚有缘，啾啾人海那枝莲。节长青短丝长在，花谢花开情自牵。

青灰仄，粉团团，常从烟雨忆田田。秋波春水随时运，荡荡风云淡淡看。

新的文学史可能吗？

彭希聪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探讨21世纪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问题。

两部新的文学史的出版

此次研讨会源起于两部文学史的出版：2010年由孙康宜、宇文所安主持撰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英国出版，其汉译本也将于2013年在三联书店出版；2012年由赵敏俐与吴思敬主持的《中国诗歌通史》（11卷本817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两年内先后在中西方出版，应该说是本世纪初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介绍，“它们在撰写时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不是在比较中求同，而是在‘比较中求异，大谈中国文化或文学的特质’。文学史本身就应该是多样的，更何况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的两部著作，自然会有更大的差异。”

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互相之间的学习和交流显得更加珍贵，“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与理解，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对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深化。”赵敏俐称。

当前文学史研究的困难

“在我们对人类文明全球化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的今天，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古代文学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文学概念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第二，中国文学研究西方化，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下研究中国文学，缺少对中国文学民族特质的把握；第三，文学研究政治化，受20世纪社会发展大势的影响，文学研究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对许多文学史现象进行了片面的解释。”赵敏俐称，“最重要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变革太大太快，最重要的主观原因是功利性过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者之一商伟认为，文学史的突破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第一，有赖于某些专题的研究和突破，这就要求对我们习惯的概念范畴做一些挑战。同时，也要求我们打破中西、古今的界限，去追溯、去思考。第二，文学史写作可以是多样的形式，现在做编年文学史很盛行，但我们也可以做‘短时代’的文学史，比方说乾隆中晚期，并把这种‘短时代’的文学史和地域文学史配合，通过时空两方面的结合，就会有一部比较具体的文学史。像这样的文学史，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中国诗歌通史》的撰写，是我们在21世纪的全球化视野下，重新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史观的一次实践。”赵敏俐说，“也是我们力求克服上述三大问题，力求对中国诗歌史做出贴近其原生形态的描述的一种努力。”

“《剑桥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部最新的中国文学史，它在内容上明显是有突破、创新意欲的。相比以前出的文学通史，它确实让人体会到了专题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积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蒋寅教授认为。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思敬表示，“书写一定时代的文学史，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这里所提供的仅是我们个人的一种立场与角度，也许正是在不同的立场、不同角度的碰撞与交流中，对一段文学史的描述才能更确切与清晰起来。”



花的心

刘鹏摄

神水

“80后”志愿者作家为志愿者著书立说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办的王萌萌志愿者长篇小说三部曲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80后”作家王萌萌历时6年，深入生活第一线，甘于清贫、寂寞和孤独，以志愿者的身份和精神讴歌志愿者，先后写作出版了反映中国志愿者群体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包括描写支教志愿者的《大爱无声》、环保志愿者的《冰九》和上海世博志愿者的《爱如晨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会专家认为，王萌萌的志愿者小说体现了在“80后”作家作品中少见的关注社会、勇于承担责任。作品从志愿者角度进入当下时代生活，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代际价值观的冲突和不同文化的冲突，体现了对爱的领悟。

舒羽随笔集《流水》妙趣横生

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舒羽《流水》随笔集首发式暨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余光中先生在《流水》序言中盛赞舒羽的随笔语言多姿，语境多元，“随笔集《流水》写得十分精彩，法无定法，灵动之至。”提到舒羽音乐出身，又投身现代职场，余光中称舒羽“可谓内外兼修，既回头去怀古，又要转头来迎今，挤进社会的前线，追逐分秒的变化”。他认为舒羽的文风自如，无论叙事或状物，都巧妙而谐谑，所以她笔下的人物都带点漫画的趣味。从舒羽独特的文体背后可透露出作者独特的性格魅力。